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五十八至
六十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范廷驊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五十八

唐

歐陽詢 撰

雜文部四

書

檄

移

書

廣雅曰書記曰書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求武等匈奴言武已死後漢使至匈奴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顧左右而驚謝

又曰陳遵為河南太守既至官遣從吏乃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授書吏且省官事數百封親踈各有意又曰谷永字子雲便於筆札故時人云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

吳錄曰王宏為冀州刺史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號曰王獨坐

典略曰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大祖覽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稽康與山濤書曰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
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堪
蜀志曰王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
字而占授作書皆有意使人讀史漢諸書聽之通知其
義徃徃論說不失其旨

魯國先賢傳曰孔翊為洛陽令置器水於前庭得私書
皆投其中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迴避

張華別傳曰大駕西征鍾會至長安華兼中書侍郎從

行掌軍事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

語林曰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人寄百餘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咒之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達書郵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朱齡石竝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共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書漢鄒陽上書梁王曰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

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
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昔玉人獻寶
楚人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
世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
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馭馱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
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
不肖入朝見嫉故百里奚乞食於道繆公委之以政甯
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官於朝借

譽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
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
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今人主誠能
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
可使刺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臣聞明月之
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劔相眄者何則
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竒而為萬乘器者以
左右先為之容也

後漢班固上書東平王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將軍膺千年之任躡先王之蹤體弘懿之資據高明之勢昔卞和獻寶以罹折趾屈子納忠終於沉身已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彌章

齊陸厥與沈約書問聲韻曰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整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

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醫
醫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
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一人也

梁簡文帝答張纘謝示集曰纘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
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
人事而况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小
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
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

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
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
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沉吟短翰補
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又荅新渝侯和詩書曰垂
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舍超
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
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
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

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覩駐雲之
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元帝答劉縮求述制旨義書曰學山學海未臻其極為
龍為光或從王事所賴昔經陝服頗足良書憑几據梧
靜供遊目枕中之記即用為枕帷前之帙仍可為帷對
此自娛敬而待命叩而必應已謝懸鐘汲而無竭復乖
并養

梁沈約與范述曾論竟陵王賦書曰夫眇汎滄流則不

識涯涘雜陳鍾石則莫辯宮商雖復吟誦環迴編離字
滅終無所辯仰酬睿旨微表寸長

梁劉孝綽荅梁元帝書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
勞刺舉且擣高麗近雖預觀寸錦而不覩金玉昔臨淄
辭賦悉與楊修未殫寶笥顧慙先哲

梁江淹詣宋建平王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
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蓬戶桑樞之民布
衣韋帶之士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

不局影凝巖側身局禁者子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
之利積毀消金積譏摩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
伯魚被名於不義

梁劉之遴與劉孝標書曰間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
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
之隱蹟鈎摘既畢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作
之妙楊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寄
知音於後世文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

自非沉鬱澹雅之思安能閉志經年勤成若此吾嘗聞
為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疲於精力宜令吾見此異書
梁劉孝標荅劉之遴借類苑書曰九冬有隙三餘暇時
多遊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疊疊於緗紙閱微言於殘
竹啜飮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為輿天之為蓋靡測
迴塘莫辯輿馬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索詳觀圖牒
搦管聯冊纂茲英竒蛩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
在銜翼故鳩集斯文蓋自綴其漏耳豈冀藏山之石播

於士大夫哉

檄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敫聲

釋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

漢書曰申屠嘉為丞相鄧通居上旁怠慢嘉為檄召通
曰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於上上曰速往吾令召汝通至
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

東觀漢記曰光武帝數召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以

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
餘閒講經藝又曰隗囂故宰府掾吏善為文書每上書
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又曰盧江毛義少時家貧以孝
行稱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
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

典略曰張儀魏人常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意儀盜之掠
笞數百既相秦為檄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璧善
守汝國我且盜汝城又曰陳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

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製翕然而起曰
此愈我病數加厚賜

魏志曰孫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招喻多放所為

李克起居戒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且家奉道法言
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
軍容弱請姑舍之以擬能者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姊也無忌與高祖謀夜
於屏風裏製檄文母潛登屏風上窺既知其謀大喜曰

汝能如此吾讎耻雪矣

檄文漢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文曰夫邊郡之士聞烽舉
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
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彼豈樂死惡生而與巴蜀
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
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
子孫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
腦塗中原膏澤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

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魏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操父嵩乞丐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乃欲摧撓棟梁孤

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
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
勢并州越太行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若舉
炎火以熇飛蓬覆滄海以沃爍炭有何不消滅者哉檄
吳將校曰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
字不足以洿簡墨謂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
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鑿鑿之魚期於消爛也若
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

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丞相銜奉國威為民除
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聖賢之
德也鸛鳩之鳥巢於葦苔苔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
東之地無異葦苔諸賢處之信亦危矣

魏鍾會檄蜀文曰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
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
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是以命授六師冀行天罰
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

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比年以來曾無寧
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誠
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
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

晉孫惠為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曰穎稟性强暗增崇
位號阿比奄官專任猛政遂使恣睢殺活由已疾諫好
讒小人滿側官以賄成位以錢獲囚以貨生獄以幣解
百官卷舌朝野隱伏案穎之罪書記未有禍甚叔帶逆

隆魯桓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為弟則不順為主則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性有甚無悛

晉庾闡為都鑒檄青州文曰蓋天地有盈虛之期皇代有盛衰之會姬文至聖猶西患昆夷周室哲王而北難獫狁天步禍亂有自來矣是以石勒因曩者之弊遇皇網暫弛遂陵跨神州剪覆上國二十餘載毒流四海人神含憤天誅自滅而石虎窮凶襲其餘業內肆豺狼之暴外有無辜之禍念諸文武百姓同為和氣之民而不

蒙太陽之施奔波于海岱之間逼迫於寇戎之手行者窮
征役居者困重賦死生契濶良難為心又檄李勢曰告
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覩機以知變不
肖滅亡以取禍昔者皇運中消乾剛暫弛曜勒窮凶肆
暴神州李劉啟逆竊逼岷川翼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
仰宣皇恩招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元
元之命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疾疾如首者也
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

父同焚永作鑒誠信誓之明有如皎日又為檄石虎文曰
石勒因釁剪覆舊京窮凶極逆偽號累祀百姓受灰沒之
酷王室有黍離之哀不有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有宣
王之興誰尅舊物羯帥石虎僭襲凶葉負恃其衆陸梁
河朔每念忠順之士懷仁抱義含膽飲血離其禍酷心
存倒戈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荊州刺史都亭侯翼
高旗連雲組練映日運孫吳之籌按尚父之畧莫不張
膽阻鐵人思自奮以此衆戰其猶烈火之燔秋蓬衝颶

之掃落葉也

晉桓溫檄胡文曰胡賊石勒暴肆華夏齊民塗炭前困
讎孽至使六合殊風九鼎乖越每惟國難不遑啟處撫
劍北顧慨歎盈懷寡人不德忝荷戎重師次安陸經營
舊邑瞻望華夏暫成楚越登丘悽覽征夫憤慨昔叔孫
絕粒義不同惡糞生守節耻存莽朝厯既逋僭一朝蕩
定拯撫黎民即安本土訓之以德禮潤之以玄澤信感
荒外武揚八極先順者獲賞後伏者前誅德刑既明隨

才攸序此之風範想所聞也

梁元帝伐侯景檄文曰粵若梁興五十餘載平一宇內
德惠攸長仁育羣生義征不服建翠鳳之旗則六龍驟
首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方邵之賢衛霍辛趙
之將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則嵩華倒拔協和萬邦平
章百姓十堯九舜曷足云也賊臣侯景凶奴叛臣鳴鏑
餘噍冒干貨賄不知紀極敢興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
德阻兵安忍者結怨江干遠適單于虔劉我人民離散

我兄弟滅獲之人五宗及賞縉紳之士三族見誅南山
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書其罪雷震風駭直
指建鄴按劍而叱江水為之倒流抽戈而揮皎日為之
退舍如駟馬之載鴻毛奔牛之觸魯縞

梁裴子野喻虜檄文曰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
三才司牧黔首蠲其苛慝除其患難肇自邃古以迄皇
王經世字民咸由此作朕撥亂反正君臨億兆休牛放
馬載戢干戈思與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昔者晉失

其序天篤降喪而四夷交侵小雅盡缺宋之初載實有
武功秦晉之墟頰臬僭偽末葉陵遲遂亡淮濟曠日長
久莫能克復朕爰初創業思閑寧靜保大定功未遑遠略
而狡虜遊魂不式王命朕謂其君寔惡其民何罪矜此
塗炭用寢兵革今戎醜數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彌年
穀價騰踊丁壯死於軍旅婦女疲於轉輸虐政慘刑曾
無懲改四方同集九服齊契譬猶翻東海以注螢燭倒
崑崙以壓螻蟻其身糜爛豈假多力爾二周故老六輔

大姓蒙耻俛首有自來矣濯身明日今也其時昔由余
入秦禮以卿佐日碑降漢華貂七葉苟有其才豈無大
位

梁任孝恭為汝南王檄魏文曰夫大盜移國終繼集翦
之誅兇狡憑凌必致殲夷之戮所以董卓稱亂徒藉羣
雄之手王莽偷安卒成光武之業故市耀臍燈府傳飲
器我有魏君臨一境卜世相承保又黔黎事踰年祀余
朱榮胡貊遺種邊塞是居姦宄妄才凶愚醜類茹血滄

腥本非人品依隨水草取類馬牛而包藏禍圖竊懷反
噬遂長驅種落用襲我周南率彼酋豪侵凌我河隩所
以流離播越亟淹星紀仰慕園陵俯傷黎庶遂得式仰
唐朝宣奉舜闕梁大皇帝功踰五帝道邁三皇負宸當
軒平章百姓垂拱而治協和萬邦今遣同州刺史范遵
等董率前鋒揚旌致討先取滑臺鼓行金谷關東英俊
河北雄才痛桑梓淪蕪室家顛殞飲氣吞聲志申讎怨
士各懷歸民思父母表裏符契神靈響集王者之師有

征無戰鋒刃所裁幸勿罹染

後魏魏收檄梁文曰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貳帝王所以總一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所行孰云能易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修禮讓以止訟舞干戈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侯景豎子本無土業以金陵逋

逃之藪江南流離之地甘辭卑體進孰圖身而偽朝大
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人而無禮其能國乎
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雖有賊臣
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鳧之飛海濱彼
既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
事無常勢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
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
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貞陽以猶子之親當戎首之

任非但力屈道窮亦將路無還蜀兼復挾子垂翅俱在
籠樊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即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
雀而忘深井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
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里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
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
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其時堪乘便計雖非孫吳猛
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拒此則作氣不
足攻彼則為勢有餘呼之則返速而釁小不懲則叛遲

而禍大但恐楚國已獲禍廷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橫使江黃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矢折露霧之
中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將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
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強弩衝
城長戟指闕徒探雀鷩無用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
漏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鷓蚌相扼我乘其弊方
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
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輔轆劍騎之所蹂踐倚梓於

馬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時以
動見機而作歸歎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
相俟必以楚材終為晉用也

陳徐陵檄周文曰主上恭膺寶曆嗣奉瑤圖既稟聖人
之材兼富神武之略又安兆庶共靖戎華用戢干戈永
銷鋒鏑况復追惟在楚無忘玉帛之言軫念過曹猶感
盤飧之惠年馳玉節之使歲降銀車之恩庶彼懷音微
悟知感而反其藏匿招我叛臣翊從瀟湘空竭闕壘荆

金十卷之三
卷五十八
梁左右漢沔東西顧地呼天望停哀救夫一人掩泣猶
愴滿堂百姓為心彌切宸扆大都督吳明徹台司上將
德茂勲高威著荆湘化聞庸蜀叱咤而平宿豫吹噓而
定壽陽席卷江淮無淹弦望

移

范曄後漢書曰韓馥見民情歸袁紹忌方得衆恐將圖
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喬瑁乃詐三公移書傳
檄州郡說董卓罪惡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

紹舉兵

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邾城陷寶屍沉江不出戴詳移告河伯諸神使出寶屍十餘日乃出

典略曰衛襄字叔遼修行至孝州郡嘉之時有白波賊衆數萬人官兵誅討不能平而言使襄要我願解散於是襄為書移即平定

移文漢劉歆讓太常博士移文曰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習列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

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責讓之曰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
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
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欲
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忘從善服義之公心或
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皆以
尚書為不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夫子曰可
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

子也

梁簡文帝荅穰城求和移文曰屬彼數及侮亡運逢瓦
解石言水鬪實驗地凶飛絮雨粟還符天怪故淪俗駿
奔遺黎南請所以皇略北征事同拯溺愍百姓之未
安傷一物之失所故餘民襁負掃地來王而向化之黨
忽覽今移咸以陶茲禮樂重覩衣冠已變伊川之髮兼
削呼韓之衽寧當生入玉闕死歸建業民情若此匪我
求蒙行人遠屆實亦勞止想近察時機遠詳圖緯早去

中原遽反桑梓旋地脉而北移越天渠而南指然後三
姓二賢可存十半如其遂固守株不達玄象將恐衛將
之師復有狼居之戰應侯之討更覩陰山之哭

梁任孝恭荅魏初和移文曰蓋聞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拯
民湯武七十二征本惟靜難明異時而同致信殊政而
一揆我皇屆茲上聖承彼百王卷六合而包容弘二儀
而覆載照高日月澤富雲雨值魏氏紛綸亟離星啓競
尋干戈爭以興廢王無卒歲相不決辰隻馬泣師月陳

庭闕裹糧請救日欵闕扉故屢動雲旗再驅蒼兕同小
白之存亡等任好之繼絕匹夫是讎尺土非利然百戰
百勝猶苦四民九拒九攻終勞萬姓納隍之念無忘日
昃李陵失律暫摧羽鱗同孟明之反秦似荀瑩之歸晉
并賚來移聞之委曲知彼當璧得人兆龜有主欲偃兵
戈式敦雅好鶴鳴九臯戾天已響出其言善良以欣然
輒勒緣邊屯戍各息烽警旌旗畫卷刁斗夜停混雞犬
於四鄰接桑麻於二境

陳徐陵為護軍長史王質移文曰比金風已勁玉露方
團宜及窮秋幸踰高塞當使孤旌不反隻騎無還非止
湯羅豈知堯德其承比年民墊仍歲蘊隆粒粟貴於隨
珠分糜乏於齊鼎且氐羌旅拒已跨伊瀍胡羯憑陵方
踰汾潞刺虎之勢時期卞生拾蟬之機彌驗蘇子但國
冢體茲明信有同皎日豈惟風雨之旦猶救匹夫宵夢
之言無欺幽壤賊華皎近以臨蕃有謹作牧無章既懼
檻車之徵便憂齊斧之戮遂乃治兵楚夢竊載干戈傍

引西戎共謀東夏偽周遣其衛國公宇文直等總統獯
獫為其羽翼醜徒濟岸來攻郢城逆豎浮舟同趣夏浦
王師艤棹素在中流羣帥爭驅應時殲蕩羌胡寶馬縱
橫七澤之中荆楚樓船彌滿三江之上俘禽所獲水陸
無遺華皎擢自莠微叨居蕃翰情慙犬馬罔顧恩靈翻
執干戈自圖家國聞諸間諜具彼鄰謀乃授冬官即為
鄉導雖傷仁義之俗非敢有私期和與國之情猶冀無失
又移齊文曰獲去月二十日移承羯寇平殄同懷慶悅眷

言鄰穆深副情佇夫天網之大固無微而不擒神武之
師本無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傾其部落逆豎道其鄉闕
非厥英圖殆難戡戮况復洞庭遐曠兵食殷阜西窮版
屋北罄瓊廬聲冠苻姚勢兼聰勒庸蜀寶馬彌山不窮
巴漢樓船陵波無際我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朝
暮致行明罰為風為火殪彼蒙衝如霆如雷擊其舟艦
羌兵楚賊赴水沉沙棄甲則兩岸同奔橫屍則千里相
枕江川盡滿譬睢水之無流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

於是黑山叛邑諸城洞開白虜連羣投戈請命長沙鵬
鳥靡復為妖湘川石燕自然還儻克翦無算縲禽不貲
欲計軍俘終難巧歷所獲龍駒驥子百千其羣更開昔
肴之園方廣駒駝之廐於是衛霍甘陳虬髭瞋目心馳
隴路志飲河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桓温不武棄
彼關中殷浩無能長茲羌賊方且西踰酒郡抵我境而
置邊亭東略鹽池為齊朝而反侵地此政亦翦妖氛未
窮巢窟便聞慶捷愧佩良深

紙

東觀漢記曰黃門蔡倫典作上方作紙所謂蔡侯紙也
董巴記云東京有蔡侯紙即倫也故麻名麻紙木皮名
穀紙故網紙也

三輔決錄曰韋誕奏蔡邕自矜能兼斯籀之法非紈素
不妄下筆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
紙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徑
丈之勢方寸之言

王隱晉書曰陳壽卒詔下河南尹華澹遣吏賫紙筆就
壽門下寫三國志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紙麻紙勅紙法
紙各一百

抱朴子曰洪家貧伐薪賣之以給紙筆晝營園田夜以
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皆
反覆有字人少能讀

文士傳曰楊脩為魏武主簿嘗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

為答數紙以次牒之而行告其守者曰向白事每有教
出相反覆若案此第連答之已而有風吹紙亂遂錯誤
公怒推問脩慙懼以實答

晉陽秋曰劉弘為荊州刺史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
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恭赴咸曰公一紙書賢於十部
從事也

語林曰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檢校庫中有
九萬牋紙悉以子謝公

沈約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
上每得永表啟輒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

賦晉傅咸紙賦曰蓋世有質文則治有損益故禮隨時
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繩兮又造紙以當策夫其
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含章蘊藻實好斯
文取彼之淑以為此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
能幽能顯

啓梁劉孝威謝賚宮紙啟曰臣與謝嘏俱慙基聖臣之

衝梯實愧魯般之巧，榘之城壘時無禽子之守。攻弱侮
亡其勞甚，薄策勲行賞為渥。過隆雖復，鄴殿鳳銜漢朝
魚網平淮，桃花中宮穀樹固以慙。茲靡滑謝，此鮮光

筆

博物志曰：蒙恬造筆。

釋名曰：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
簡子問其故，對曰：臣為君諤諤之臣，墨筆執牘從君之

後伺君過而書之

列仙傳曰李仲甫潁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上一
筆三錢有錢亦與筆無錢亦與筆

漢書曰張安世持橐簪筆

橐契橐也近臣負橐筆從備顧問或有所記注

事孝武

帝數十年見謂忠謹

華嶠後漢書曰班超投筆歎曰大丈夫安能久事筆耕
乎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於宅內門戶墟柱各置筆硯簡牘

見事而作著論衡八十五篇

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宮
工作楷於頭上象牙寸半着筆下

廣志曰漢諸郡獻兔毫書鴻門題唯趙國毫中用

典畧曰王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
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

魏畧曰王思為大司徒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
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起逐蠅不能去還取筆擲地踰壞之

魏志曰甄后九歲熹書用諸兄筆或非之后曰古賢女
皆覽前世成敗不知書何由見之

魏末傳曰夏侯太初見名還洛陽絕人道不畜筆硯

傅子曰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
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
之翰用之者必被朱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矣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牀一

副

詩梁簡文帝詠筆格詩曰仰出寫含花橫插學仙掌幸
因提拾用遂廁璇臺賞

梁徐摛詠筆詩曰纖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煙直寫飛蓬
牒橫承落繡篇一逢提握重寧憶仲升捐

賦後漢蔡邕筆賦曰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
精亟以標悍體造迅以騁步削文竹以為管加漆絲之
纏束形調搏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讚
三皇之洪勳叙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三王之

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觀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
序彞倫終人事於晝昧兮贊幽冥於神明象類多喻靡
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之位也新故代謝四時之次也
圓和正直規矩之極也玄首黃管天地之色也

晉傅玄筆賦曰簡修毫之奇免選珍皮之上翰濯之以
清水芬之以幽蘭嘉竹翠色彤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巧
名工逞術纏以素帛納以玄漆染芳松之淳煙寫文象
於紕素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而星布

晉成公綏故筆賦曰有倉頡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慕
羲氏之畫卦載萬物于五行乃發慮於書契採秋毫之類
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玄管屬象
齒於織鋒染青松之微煙著不泯之永蹤則象神仙人
皇九頭式範羣生異體怪軀注玉度於七經訓河洛之
識緯書日月之所躔別列宿之舍次乃皆是筆之勲人
日用而不寤侂盡力於萬機卒見棄於行路

梁吳均筆格賦曰幽山之桂樹恒縈風而抱霧葉委鬱

而陸離根縱橫而盤互爾其負霜含液枝翠心赤翦其
匡條為此筆格跌則岩岩方爽似華山之孤生上則
員員峻逸若九疑之爭出長對坐而銜煙永臨窻而儲
筆

贊晉郭璞筆贊曰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
羣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

銘後漢李尤筆銘曰筆之強志庶事分別七術雖衆猶
可解說口無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滅

魏傅選筆銘曰昔在上古結繩而誓降及後載易以書
契書契之興興自頡皇肇建一體浸遂繁昌彌綸羣事
通遠達幽垂訓紀典匪筆靡脩寔恣盡臧否斯由厥美
弘大置類鮮儔德興之著惟道是揚苟逞其違禍亦無

方

晉王隱筆銘曰豈其作筆必免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
毛

啟梁元帝謝賜東宮白牙鏤管筆啟曰春坊漆管曲降深

息北宮象牙猥蒙霑逮雕鐫精巧似遼東之仙物圖寫
奇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喈
致贈纒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曲
覃庸陋方覺瑠璃無當隨珠過侈但有羨卜商無因則
削徒懷曹植恒願執鞭

梁庾肩吾謝賚銅硯筆格啟曰烟磨青石已踐孔氏之
壇管挿銅龍還笑王生之璧西域胡人卧織成之金篋
遊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鄣莫不並出梁園來頒狹室

硯

太公金匱曰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
漢書曰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硯席書
及帝即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又曰薛宣
為左馮翊性密靜有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
硯皆為設方畧利用之省費吏民稱之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硯凍釋命童幼入小學學篇章

十一月硯凍讀孝經論語

東觀漢記曰蘇竟與劉歆子棻書云前世以磨研編簡之才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者惟硯也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純銀參帶員硯大小各一枚

陳留志曰范喬年兩歲祖父馨卒臨終撫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以吾所用硯與之始五歲祖母以此言告喬喬便執硯涕泣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石硯一枚

陸雲與兄機書曰君苗能作文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
從征記曰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古朴蓋孔子生
平時物也

賦晉傅玄硯賦曰採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節方
圓以定形鍛金鐵而為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
儀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含冲德之
清玄

贊魏繁欽贊曰班采散色漚潤毫芒點黛文字曜明典

章施而不德吐惠無疆漸漬甘液吸受流芳

銘魏王祭硯銘曰昔在皇頡爰初書契以代結繩民察
官理庶績誕興在世季末華藻流淫文不為行書不盡
心淳朴澆散俗以崩沉墨連翰染榮辱是若念茲在茲
惟玄是宅

梁武帝硯銘

音 齋 齋 齋

假 齋 齋 齋

梁丘遲硯銘

國文

壁

跡

明
理
會

藝文類聚卷五十八

七
五
十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五十九

唐 歐陽詢 撰

武部 將帥 戰伐

將帥

春秋元命苞曰上天一星為郎將

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出隘塞犯
泥塗將必下步士卒皆走將乃就舍炊者皆飽將乃敢
食

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周官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史記曰魏文侯問吳起何如人李克曰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又曰齊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國中所尊以臨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約會日中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

賈暮時莊賈乃至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曰
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卒皆震又曰吳起之為
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羸糧
與士卒分勞又曰文帝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
禮為將軍軍灞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以河內守周亞
夫為將軍軍細柳帝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軍直馳入
將軍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彀弓持滿
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

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於是上使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開士吏曰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色改容使人稱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文帝曰此真將軍矣曩者灞上棘門軍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久之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令於君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

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韓子曰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自吮其膿傷者母立而泣人曰將軍於若子如是何為泣乎對曰吳子吮其父之傷而殺之涇水之上今安知不殺是子乎

黃石公三略曰良將之軍也恕已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住故良餌之下有

懸魚重賞之下有勇夫

淮南子曰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主親操鉞授將軍曰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辭而行乃爪鬣設明衣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臨敵攻戰而願必死無有二心

列女傳曰楚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

又問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蜀黍黍梁子反破秦
軍而歸母閉門不內使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
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
流味不加喙而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囊糧者王
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嗑而戰自十也今士
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蜀黍何也

漢書曰韓信亡蕭何追還漢王曰以為大將何曰王素
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

拜之宜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
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又曰
馮唐對文帝曰天下之將獨有廉頗李牧耳上曰嗟乎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軍
功爵賞皆決於外又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為人少言
有氣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爾不至
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

又曰西羗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焉

東觀漢記曰吳漢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又曰赤眉入長安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降者以千數衆號百萬又曰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沒馬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

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又曰祭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在軍旅不忘俎豆

魏志曰曹仁字子孝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又曰賈逵字梁道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帥授兵法數萬言又曰龐德討關羽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

蜀志曰鄧芝為大將三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

衣食資仰於官不為苟素儉然終不治私妻子不免饑寒

吳書曰魯肅為人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在軍陣手不釋書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

抱朴子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

詩晉張華命將出征詩曰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來賓徐夷興有周鬼方亦違殷今在盛明世寇虐動西垠單醪

豈無味挾纊感至仁

梁吳均古意詩曰匈奴數欲盡僕在玉門關蓮花穿劍
鏑秋月掩刀環春機思窈窕夏鳥啼綿蠻中人坐相望
狂夫終不還又邊城將詩曰塞外何紛紛胡騎欲成羣
爾時始應募來投霍冠軍刀含四尺影劍抱七星文袖
間血灑地車中旌拂雲輕軀如未殞終當厚報君又邊
城將詩曰僕本邊城將馳射靈關下箭銜鴈門石氣振
武安瓦勳輕賞廢丘名高拜橫野留書應鑿楹傳功須

勒社徒傾七尺命，酬恩終自寡。又邊城詩曰：聞君報一
食，遠送出平野。玉標丹霞劍，金絡艷光馬。高旗入漢飛，
長鞭匿地寫。曙星海中出，曉月山頭下。歲晏坐論功，自
有思臣者。又邊城詩曰：臨淄重蹴踘，西城好擊刺。不要
身後名，專騁眼前智。君看班定遠，立功不負義。掣拽二
丈旗，躑躅雙鳧騎。但問相知否，死生無險易。

贊晉孫楚白起贊曰：烈烈桓桓，時維武安。神機電斷，氣
濟師然。南折勁楚，走魏禽韓。北推馬服，凌川成丹。應侯

無良蘇子入關噉噉讒口火燎于原遂焚杜郵與蕭俱
燔惟其歿矣古今所歎又韓信贊曰淮陰屈節盤於幽
賤秦失其鹿英雄交戰踐楚知亡撫戈從漢遂寤明主
超然虎奮威震趙魏擒項平難割據山川稱孤南面惜
哉遘疑一朝書叛又樂毅贊曰樂生誕節寔立弘度丹
旄電麾秦韓景附威震濟西齊愍失據患之不敏翻然
高翥栖遯一邱以保皓素

表後魏溫子昇廣陽王北征請大將表曰今四郊多壘

三軍申發率土之濱莫敢寧晏况黍末屬復董元戎臣
不盡心誰將竭力豈容飾讓苟違戎重但以軍旅之事
實所未學求保重將隨方指麾臣請先驅被堅督戰若
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決機兩陣之間不辭萬死之地
脫獨委臣專搃戎旅兵術靡常軍機屢變以臣當之必
所未達雖奉廟筭有均膠柱

論魏何晏韓白論曰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對開闢所
希有也何者勝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為出奇無窮欲

窺滄海白起為勝若夫韓信斷幘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術皆此類也所謂可奇於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宋范曄二十八將論曰二十八將者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良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

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
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
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
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侷則亂起
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因茲以降迄
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擁
故光武監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鄧寇之高勳耿賈
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

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永
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
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叙其本
第係之篇末

戰伐

尚書大傳曰戰者憚驚之也

春秋說題辭曰伐人者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為言
敗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射之
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
拔目箭戊己日拔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
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乃懼越裳氏獻白雉

尚書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弗愆於六步
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弗讐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
乃止齊焉又曰帝曰咨禹惟茲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
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

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

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

大戴禮曰明主之征也誅其君改其政率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悅矣

左傳曰衛大旱甯莊子曰周饑克殷而年豐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又曰晉侯復假道於虞

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虞虢之謂也虞公不聽後遂蒸晉所滅

春秋佐易期曰太尉主甲卒神名辯會曰庫兵動鼓自鳴得諸侯象也

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以升布天下又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援弓而射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前人乎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

冠冠右祛衣馬前疾走寡人其不濟乎管仲曰祛衣示
前有水也右示涉也至卑耳之谿從左涉深沒冠從右
涉水深至膝已涉大濟公拜曰仲父之聖若此也又曰
代出狐白皮狐應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
臣難得喜其貴價必相率而求之令齊載金錢之代谷
求狐白皮代王聞之果去其農處山林求狐二十四月
不得一狸皮齊聞而伐王代王即將其國士卒服於齊
韓子曰秦穆公以女樂三人遺戎王戎王大悅聽樂終

歲不還舉兵伐之開地千里

史記曰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追至于臨淄齊愾王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攻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邪邱輒折為三天兩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輒折為三者軍當分介為三也天雨三日者欲洒吾兵

也

淮南子曰人有伐國之志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
漢書曰武帝末年悔伐胡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又曰
武王南伐越以壯荆曰北升登龍以象天一命曰靈旗
以指所伐

論衡曰太公陰謀書武王伐殷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推
掩不備

魏志曰景元四年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

餘里鑿山通道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艾以旗自
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摯虞新禮議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
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
義也摯虞法疑要注曰古者帝王征以齊車載遷廟之
主以行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智護王隨領三千人討寧州賊
吹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賊而得土

地也

詩後漢崔駰安封侯詩曰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
忘身命被光甲兮跨良馬揮長戟兮廓強弩

魏文帝於黎陽作詩曰十騎隨風靡萬騎正龍驤金鼓
震上下干戚紛縱橫白旄若素霓丹旗發朱光追思太
王德肯宇識足臧經歷萬歲林行行到黎陽又詩曰朝
發鄰城夕宿韓林霖雨誠塗輿人困窮載馳載驅沐雨
櫛風舍我高殿何為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載主而

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唯天所讚我獨何人不能靜亂
又詩曰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遵彼
洄渚言刈其楚班之中路塗潦是御鞞鞞大車載低載
昂嗷嗷僕夫載仆載僵蒙塗冒雨露衣濡裳又詩曰奉
辭罰罪遐征晨過黎山巉崢東濟黃河金營北觀故宅
頓傾中有高樓亭亭荆棘繞蕃叢生南望果園青青霜
露慘悽宵零彼桑梓兮傷情又至廣陵於馬上作詩曰
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誰

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

魏王粲從軍詩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
武馬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軍中多飫饒
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
反速若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又從軍詩曰涼風
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汎舟蓋
長川陳卒被隰坳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此情哀彼東山
人喟然感鶴鳴又詩曰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

順廣川薄暮未安抵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
岸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兩懷悽愴令吾悲又詩曰率
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
無時謀譬諸具官臣鞠躬中豎內微畫無所陳許歷為
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食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鈇刀
用庶幾奮薄身

宋文帝北伐詩曰李文鑒禍先辛生識機始崇眷非無
微興廢要有以自昔論中畿倏焉盈百祀不覩南雲陰

但見胡塵起亂極治方形塗泰由積否方欲徐遣氛矧
乃穢邊鄙眷言悼斯民納隍良在已逝將振宏綱一麾
同文軌

宋孝武帝北伐詩曰表裏跨原隰左右御川梁月羽皎
素魄星旗絕赤光

宋謝莊江都平解嚴詩曰肅旗簡廟律聳鉞暢乾靈朝
晏推物泰通渥抃身寧擊轅歌至世撫壤頌惟馨又從
駕頓上詩曰中權臨楚路前茅望吳雲冀馬依風蹠邊

蕭當夜聞

宋傅亮從武帝平閩中詩曰鞠旅揚城大蒐徐方旂旌
首路元戎啓行弭楫洪河揔轡崇岡又從征詩曰息徒
西楚佇楫舊鄉止猶岳立動則雲翔烈烈羣師星言啓
行汎舟掩河秣馬登芒

齊虞羲霍將軍北伐詩曰擁旌為漢將汗馬出長城長
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窮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飛狐
白日晚瀚海愁雲生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雲屯七

萃士魚麗六郡兵胡笳闕下思羌笛隴頭鳴天長地自
久人道有虧盈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

齊王融從武帝琅邪城講武應詔詩曰治兵聞魯策訓
旅見周篇教民良不弃任智理恒全白日映丹羽頽霞
艾翠旃凌山炫組甲帶衣被戈舩凝葭鬱推愴清管乍
聯綿早逢文化洽復屬武功宣願陪玉鑿右一舉掃燕

梁武帝宴詩曰止殺心自詳勝殘道未遍四主漸懷音

九夷稍革面世治非去兵國安豈忘戰鈞臺聞史籍岐
陽書記傳

梁簡文帝和武帝宴詩曰校尉聞踈勒將軍定月支南
通新息柱北屆武陽碑豫遊戲馬館教戰昆明池銀塘
寫清渭銅鈎引直漪常從良家子命中幽并兒金鞍飾
紫珮玉燕帖青驪車書今已共願奏云亭儀又詩曰祭
壺今息鼓董案或開帷聊舉青龍陣正取絳宮時犒兵
隨後拒較祭逐前師軍門初露節步陳始分旗

梁元帝蕃難未靜述懷詩曰玉節威雲夢金鉦韻渚宮
霜戈臨塹白日羽映流紅單醪結猛將芳餌引羣雄箭
擁淇園竹劍聚若谿銅亟覩周王駿多逢鮑氏驄謀出
河南賈威寄隴西馮谿雲連陣合却月半山空樓前飄
密柳井上落疏桐差營逢霖雨立壘挂長虹又和王僧
辯從軍詩曰山虛和鏡管水靜寫樓舩連雞隨火度燧
象帶烽然洞連曉風急瀟湘夜月圓荀令多文藻臨戎

賦推篇

梁吳昉戴城南詩曰蹀躞青驪馬往救城南畿五歷魚
麗陣三入九重圍為君意已重無功終不歸又詩曰前
有濁樽酒憂思亂紛紛小來重意氣學劍不學文忽值
胡關靜匈奴遂兩分天山已半出龍城無片雲漢世平
如此何用李將軍又詩曰陌上何諠諠匈奴圍塞垣黑
雲藏趙樹黃塵埋隴根天子羽書勞將軍在玉門又詩
曰雜虜寇銅鞮征役去三齊扶山翦䟽勒倚海掃沉黎
劍光揮夜電馬汗晝成泥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又

征客詩曰公卿來悵別葭聲在狹斜玉樽浮雲蓋朱輪
流水車鞿中懸明月劍杪照蓮花

梁沈約正陽堂宴勞旋詩曰凱入同高宴飲至均多祜
昔往歌采薇今來歡杖杜善戰惟我皇勝之不窺戶推
轂授神謨餘壯終能賈浩蕩金壘溢周流玉觴傳又出
重圍和傅昭詩曰曾連揚一策陳平出六竒邯鄲風雨
散白登煙霧維排雲出九地陵空振五卮

梁庾肩吾被使從渡江詩曰八陣引佳兵三河搃臚舳

絳天揚遠旆雷野驅長轂夜劍動星芒秋潮驚箭箠

梁劉孝儀從軍行詩曰冠軍親挾射長平自合圍木落
彫弓燥氣秋征馬肥賢王皆屈膝幕府復申威何謂從
軍樂往反速如飛

北齊祖珽從北征詩曰翠旗臨塞道靈鼓出桑乾祁山
斂霧霧瀚海息波瀾戍亭秋雨急關門朔氣寒方繫單
于頸歌舞入長安

北齊裴讓之從北征詩曰沙漠胡塵起關山烽燧驚皇

威奮武略上將摠神兵高臺朔風駛絕野寒雲生匈奴
定遠近壯士欲橫行

周庾信從駕觀講武詩曰校戰出長楊兵欄入鬪場置
陣橫雲起開營鴈翼張落星奔驥驟浮雲上驕驪急風
吹戰鼓高塵擁貝裝駭猿時落木驚鴻屢斷行又和平
鄴應詔絕句詩曰天策弘神兵風飛掃鄴城陣雲千里
散黃河一代清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五首詩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連

連城遙聞射鵰騎，懸憚將軍名。
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
試將弓學月，聊持劍比霜。
三更夜驚新，橫吹獨吟春。
強聽梅花落，誤憶柳園人。
四更星漢低，落月與雲齊。
依稀稀北風，裏胡笳雜馬嘶。
五更催送籌，曉色映山頭。
城烏初起堞，更人悄下樓。

陳蘇子卿南征詩曰：一朝遊桂水，萬里別長安。
故鄉夢中近，邊愁酒上寬。
劍鋒但須利，戎衣不畏單。
南中地氣煖，少婦莫愁寒。

陳沈炯從駕送軍詩曰惟堯稱乃武軒后號神兵
民資智勇治亂屬師貞我君膺寶業歷駕視前英蒲海
方無浪夷山有未平星光下結旆劍氣上舒精雲開萬
里徹日麗百川明撫鼓山靈應詔蹕水祗驚

陳張正見從軍詩曰胡兵屯薊北漢將起山西故人輕
百戰聊欲定三齊風前噴畫角雲上舞飛梯鴈塞秋聲
遠龍沙雲路迷燕然自可勒函谷詎須泥又從軍詩曰
將軍定朔邊刁斗出祁連高柳橫長塞榆關接遠天井

泉含陣竭烽火映山然欲知客心斷旌旌萬里懸

賦後漢崔駰大將軍西征賦曰主簿駰言愚聞昔在上
世義兵所克工歌其詩賢陳其頌書之庸器列在明堂
所以顯武功也於是襲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遠蹤陟
隴阻之峻城升天梯以高翔旗旒翼如遊風羽毛紛其
覆雲金光皓以奪日武鼓鏗而雷震

魏文帝述征賦曰建安之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
司以簡旅予願奮武乎南鄴伐靈鼓之礪隱兮建長旗

之飄颻躍甲卒之皓盱馳萬騎之瀏瀏揚凱悌之豐惠
兮仰乾威之靈武伊皇衢之遐通兮維天網之畢舉經南
野之舊都聊弭節而容與遵往初之舊迹順歸風以長
邁鎮江漢之遺民靜南畿之遐裔

魏陳王曹植東征賦曰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
典禁兵衛宮省然神武一舉東夷必克想見振旅之盛
故作賦一篇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
而心思兮舟楫動而傷情顧身微而任顯兮愧責重而

命輕嗟我愁其何為兮心遙思而懸旌師旅憑皇穹之
靈祐兮亮元勳之必舉揮朱旗以東指兮橫大江而莫

御

魏應瑒撰征賦曰奮皇佐之豐烈將親戎乎幽鄰飛龍
旗以雲曜披廣路而北巡崇殿鬱其差莪華宇爛而舒
光擣雲藻之雕飾流輝采之渾黃辭曰烈烈征師尋遐
庭兮悠悠萬里臨長城兮周覽郡邑思既盈兮嘉想前
哲遺風聲兮

魏徐幹西征賦曰奉明辟之渥德與遊軫而西伐過京
邑以釋駕觀帝居之舊制伊吾儕之挺秀獲載筆而從
師無嘉謀以云補徒荷祿而蒙私并小人之所幸雖身
安而心危庶區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皇登明堂而飲
至銘功烈乎旂常又序征賦曰余因茲以從邁兮聊暢
目乎所經觀庶土之繆殊察風流之濁清沿江浦以左
轉涉雲夢之無陂從青冥以極望上連薄乎天維刊梗
林以廣塗慎沮洳以高蹊擊循環其萬般亘千里之長

湑行兼時而易節迄玄氣之消微道蒼神之受謝逼鶉
烏之將栖慮前事之既終亦何為乎久稽乃振旅以復
蹤沂朔風而北歸及中區以釋勤超栖遲而無依

魏王粲初征賦曰違世難以迴析兮超遙集于蠻楚洋
屯否而底滯兮忽長幼以羈旅賴皇華之茂功清四海
之疆宇超南荆之北境踐周豫之末畿野蕭條而騁望
路周達而平夷春風穆其和暢兮庶卉煥以敷蕤行中
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當短景之炎陽犯隆暑之赫

曦薰風溫溫以增熱體灼灼其若焚

魏阮瑀紀征賦曰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軌希
篤聖之宗綱兮惟弘哲而為紀同天工而人代兮匪賢
智其能使五材陳而並序靜亂由乎干戈惟蠻荆之作
讎將治兵而濟河遂臨河而就濟瞻禹績之茫茫距疆
澤以潛流經崑崙之高岡目幽蒙以廣衍遂霑濡而難
量

魏陳琳武軍賦曰赫赫哉烈烈矣于此武軍當天符之

佐運承斗剛而曜震漢李世之不辟青龍紀乎大荒熊
狼競以拏攫神寶播乎鎬京於是武臣赫然颯炎天之
隆怒叫諸夏而號八荒爾乃擬北落而樹表晞壘壁以
結營百校羅峙千部列陳彌方城掩平原於是啓明戒
旦長庚告昏大烈具舉鼓角並震千徒從唱億夫求和
聲訇隱而動山光赫奕以燭夜其刃也則楚金越冶棠
谿名工清堅皓鏐脩刺銳鋒陸陷藥犀水截輕鴻鎡則
東胡闕鞏百煉精剛函師振旅韋人制縫弩則幽都筋

骨恒山壓幹通肌暢骨崇緼曲煙其弓則烏號越耗繁
弱角端象弭繡質哲拊文身夫則申息肅慎箇輅空䟽
焦銅毒鐵麗轂捷駟馬則飛雲絕景直鬐駟駢駸龍紫
鹿文的躡魚若乃清道整列按節徐行龍姿鳳峙灼有
遺英又神武賦曰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
東征烏丸六軍被介雲輜萬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
謂神武奕奕有征無戰者已佇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
後征覲狄民之故上追大晉之遐蹤惡先殺之懲寇善

魏絳之和戎受金石而弗伐蓋禮樂而思終陵九城而
上濟起齊軌乎玉繩車軒麟於雷室騎浮厲乎雲宮暉
曜連乎白日旂旄繼于電光旆旣軼乎白狼殿未出乎
盧龍威凌天地勢括十衝單鼓未伐虜已潰崩克俊馘
首梟其魁雄爾乃摠輯瓌珍茵氎幕幄攘瓔帶佩不飾
彫琢華璫玉瑤金麟牙琢文貝紫瑛縹碧玄綠黼錦績
組罽毼皮服

魏繁欽征天山賦曰素甲玄燄皓肝流光左駢雄戟右

攢干將彤玦朱增丹羽絳房望之如火皎奪朝陽華旗
翳雲霓聚刃曜日鉞於是輶輜雲趨威弧雨發鉦鼓雷
鳴猛火風烈躍刃霧散虜鋒摧折呼吸無聞醜類剝滅
魏揚脩出征賦曰嗟夫吳之小夷負川阻而不庭肇天
子之命公搃九伯而是征整三軍而飭戒殄征夫而叛
驚舫翼華以鱗集蒼鷹雜以星陳塞川原而上下敝城
隍而無垠於是州牧覆舟水衡戒事飾師就部乃講乃
試信大海之可橫焉江湖之足忘公命臨淄守于鄴都

侯懷大舜乃號乃暮茂國事之是勉兮歎經時而離居
企歡愛之偏處兮獨搔首於城隅

晉陸士龍南征賦曰大安二年八月姦臣羊玄之皇甫
商敢行稱亂大將軍敦命孝后同恤社稷搜四方之會衆
以百萬粵十月軍次於朝歌講武治戎以觀兵于殷墟
桓桓先征在河之涘順彼長道懸旌千里美王師之遵
時茂七德而發止爾乃稅駕殷墟我徒既閑順時講武
薄狩于原紛同方而類聚煥副翼而明分祗明形以誓

衆習運攻於舊聞若溟海之引回流岱靈之吐行雲

宋傅亮征思賦曰逢休明之餘祐託菲薄於末暉既致
戎於皇幄亦彼已於宰闈傷鶉梁以載揚詠伐檀而屢
思和風翕以首節零雨鬱而四漾津雲曖以合體墳衍
杳其無封羨歸飛之能矯樂湍流之自東想和鑿之北
徂企雲旗之西舉灑三川之積塵廓二嶠之重阻覲高
掌於華陽聆鳴鳳於洛浦

宋謝靈運撰征賦曰相國宋公兵于京甸次師于汴上

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天子感東山之勛勞使臣遵于原
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惟上
相之獻哲當草昧而經綸總九流以貞觀協五材而平
分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迅一翼以
魚麗襄兩服而鴈逝陣未列於都甸威以振於秦蒯詔
微臣以勞問奉王命於河湄夕飲餞以俶裝旦出宿而
言辭冒沉雲之晡藹迎素雪之紛霏眷轉蓬之辭根悼朔
鴈之起越彼微物之疚情此忠心而可歌

梁沈約憫國賦曰余生平之無立徒跣弛以自閑處圍
城之慄慄得無用於行間對僚友而不怡咸悄顏而相
顧畏高衝之比擬壯激天之南度駭潛師之夜過驚躍
馬之晨呼矛森森而密豎旗落落而疎布時難紛其未
已歲功迫其將徂育素蟻於玄冑垂葆髮於縵胡

頌漢揚雄趙充國頌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
侵漢西疆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尅請
奮其旅于罕之羗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

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尅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
服罔有不庭

漢史岑出師頌曰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
攸贊五曜宵映素靈夜歎昔在孟津惟師尚父素旄一
麾混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我出我師于彼四疆
天子餞我輅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

後漢班固竇將軍北征頌曰於是雷震九里電曜高闕
金光鏡野武旗冒日雲黯長霓走黃犢輕選四蹤所

從莫敵

卷五十九

後漢傳殺竇將軍北征頌曰建漢祖之龍興荷天符而
用師懼神武於幽冀遇白登之重圍何儻鶯之桀虐自
弛放而不羈哀昏戾之習性阻廣漢之荒垂爰命竇侯
之征討躡衛霍之道風奉聖皇之明策奮無前之嚴鋒
採伊吾之城壁蹈天山而遙降曝名烈於禹跡奉旗鼓
而來旋聖上嘉而襲寵典禁旅之戎兵內雍容以詢謨
外折衝於無形惟倜儻以弘遠委精慮於朝廷

晉張載平吳頌曰聞之前志堯有丹水之陣舜有三苗之誅此聖帝明王平暴靜亂未有不用兵而制之也夫太上成功非頌不顯情動於中非言不彰獫狁既攘出車以興淮夷既平江漢用作斯固先典之明志不刊之美事烏可闕歟遂作頌曰上哉仁聖曰惟皇晉光澤四表繼天垂胤帝道煥於唐堯義聲邈乎虞舜蠢爾鯨吳憑山阻水肆虐播毒而作豺虺菁茅闕而不貢越裳替其白雉正九伐之明典申號令之舊章布亘地之長羅

振天網之脩綱制征期於一朝並箕驅而幕張爾乃拔
丹陽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晷羣醜率從望會
稽而振鐸臨吳地而奮旅衆軍競趣烽颯具舉挫其輕
銳走其守禦

表北齊邢子才百官賀平石頭表曰大江設隘實限夷
華前魏觀濤而退後魏登山而反聲教不通多歷年代
今蒼雉奉職靈囿自梁折葦為舟憑力可渡始知德通
於物孟門失險道清將順劍閣自開行舉洞庭之樂放

畜長洲之苑會玉帛於塗山樹銅柱於南極

梁劉孝儀臨川王奉詔班師表曰臣有受服廟堂申威
塞表既驅熊羆之衆兼稟帷幄之謀登濟河山夷滅趙
魏將繫軹道之頸且屈渭橋之膝而元陰屆節祁寒方
始降此慈弘愍茲介胄使燕然之石願勒而不刊函谷
之士將封而莫遂雖荷扶杜之恩終慙采薇之旨

周庾信慶平鄴表曰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
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

樂異至於天籬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吞八
荒之志其揆一焉政須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
一候置於交河之北

啓齊王融荅勅撰漢武北伐圖賦啓曰臣聞情蓄自中
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但九祀一逢休明難再
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澄瀚海之恒流掃狼山之積
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然後天移雲動升封岱宗
咸五登三追蹤七十又勸高帝北伐啓曰雖窮鳥必啄

固等命於良鷄困獸斯驚終並懸於厨鹿若籍平漢之
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河如反掌凌關塞若摧枯

梁簡文帝慶洛陽平啓曰自函洛榛曠獫狫荐食久絕
正朔之風不覩輶軒之使乘此戰心負斯戎足每興燔
燧之驚常勞守障之民自非聖略弘宣天網遐埏豈能
使漢地盡收名王爭入方令九服大同萬邦齊軌亭塞
寢兵闕候罷柝臣誠兼家國倍深歡慶

梁劉孝綽求豫北伐啓曰或以臣素無飛將之目未從

嫖姚之伍言易行難收功理絕然桓沖稱謝安無將略
文靖公遂破符堅山濤謂羊祐不强建成侯卒平孫皓
微臣之譬兩賢誠無等級小虜之方二寇勢踰枯朽
牋晉陸機至洛與成都王牋曰王室多故禍難荐有羊
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為比周皇甫嵩
同惡相求共為亂階至今天子飄飄甚於贅瘤伏惟明
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既啓風威電赫機以驚暗
文武寡施猥蒙橫授委任外相輒承嚴教董率諸軍唯

力是視

晉桓溫與撫軍牋曰北胡肆逆四十餘載傾覆社稷毀
辱陵廟遇其可亡之會實是君子竭誠小人盡力之日
也江東雖為未豐方之古人復為未儉少康以一旅之
衆興復祖宗光武奮發中興漢室況以大晉之祚樹德
長久兼百越沃野之資據江漢山海之利鹽鐵寶帛之
饒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賢之略盡兵民之力賊之強也
猶復遵養時晦及其斃也不齊力掃滅則大賊何由而

自平大恥焉得而自雪臨紙惆悵慨歎盈懷

書魏陳思王曹植與司馬仲達書曰今賊徒欲保江表
之城守區區之吳爾無有爭雄於宇內角勝於平原之
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為營壁江淮為城塹而已若可
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矣蓋弋鳥者矯其矢
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為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
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
吳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軍之心也

梁簡文帝答相東王慶州牧書曰雖心慕子文申威涿
郡意存士雅慷慨臨江而不能遂封狼居之山永空幕
南之地逐北聊城追奔瀚海必欲卷綬避賢辭病收迹
論漢吾邱壽王驃騎論功論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
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
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
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
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

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宴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
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
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剪之兵窺間伺隙既
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突
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謀十餘
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
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
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

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
填滄海可也

魏王粲三輔論曰湘潛先生江濱逸老將集論雲夢玄
公豫馬先生稱曰蓋聞戎不可動兵不可揚今劉牧建
德垂芳名烈既彰矣曷乃稱兵舉衆殘我生靈
逸老曰是何言與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長沙不軌敢作
亂違我牧覩其然乃赫爾發憤且上征下戰去暴舉順
州牧之兵建拂天之旌鳴振地之鼓玄冑曜日犀甲如

堵以此衆戰孰能嬰御劉牧之懿子又未聞乎履道懷
智休迹顯光洒掃羣虜艾撥穢荒走袁術於西境馘射
貢乎武當遏孫堅於漢南追楊定於折商

藝文類聚卷五十九